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廿載繁華夢 第三十回 苦謀差京卿拜閩宦 死忘情債主籍良朋

話說周棟臣耗了一千五百塊銀子，要娶個精通西文的女子為妾，不想中了奸人之計，反娶得個交結洋人的娼婆，實在可笑！當時有知得的，不免說長論短。只是周棟臣心裡，正如俗語說的：「啞子食黃連，自家苦自家知。」那日對著徐雨琴、馬竹賓、梁早田一班兒，都是面面相覷。周棟臣自知著了道兒，也不忍說出，即徐、梁、馬三人，一來見對不住周棟臣，二來也不好意思，惟有不言而已。這時惟商議入京之事。周棟臣道：「現時到京去，發放公使之期，尚有數月，盡可打點得來。但從前在投京拜那王爺門下，雖然是得了一個京卿，究竟是仗著報效的款項，又得現在的某某督帥抬舉，故有這個地步。只發放公使是一件大事，非有官廷內裡的勢力，斷斷使不得。況且近來那王爺的大權，往往交托他的兒子口子爺手裡，料想打點這兩條門路，是少不得的了。」徐雨琴道：「若是口子爺那裡打點，卻不難。只是官廷裡的勢力，又靠哪人才好呢？」梁早田道：「若是靠那官廷消息，惟宦官彌殷升正是有權有勢，自然要投拜他的門下，只不知這條路究從哪裡入手？」馬竹賓道：「不如先拜口子爺門下，就由口子爺介紹，投拜彌殷升，有何不可？」周棟臣聽罷，鼓掌笑道：「此計妙不可言！聞現年發放公使，那口子爺實在有權。只有一件，是煞費躊躇的：因現在廣口有一人，喚做汪潔的，他是口軍人氏，從兩榜太史出身，曾在口口館當過差使，與那口子爺有個師生情分，少不免管姓汪的設法，好放他一任公使。我若打點不到，必然落後，卻又怎好？」馬竹賓道：「量那些王孫公子，沒有不貪財的，錢神用事，哪有不行的？況他既有權勢，放公使的又不止一國，他有情面，我有錢財，沒有做不到的。」各人聽了這一席話，都說道有理。

商議停妥，便定議帶馬竹賓同行，所有一切在香港與廣東的事務，都著徐雨琴、梁早田代理。過了數日，就與馬竹賓帶同新娶精通洋語的侍妾同往。由香港附搭輪船，先到了上海，因去發放公使之期，只有三兩月，倒不暇逗留，直望天津而去。就由天津乘車進京，先在南海館住下。因這時周棟臣巨富之名，喧傳京內，那些清苦的京官，自然人人著眼，好望賺一注錢財到手。偏又事有湊巧，那時口子爺正任回部尚書，在那部有一位參堂黃敬綬，卻向日與周棟臣有點子交情；惟周棟臣志在投靠口子爺門下，故只知注重交結口部人員，別的卻不甚留意。就此一點原因，便有些京官，因弄不得周棟臣的錢財到手，心中懷著私憤，便要伺察周棟臣的行動，好為他日彈參地步。這情節今且按下慢表。

且說周棟臣那日投刺拜謁黃敬綬，那黃敬綬接見之下，正如財神入座，好不歡喜。早探得周棟臣口氣，要謀放公使的，暗付向來放任公使的，多是道員，今姓周的已是京卿，又曾任過參贊，正合資格。但圖他錢財到手，就不能說得十分容易。因此上先允周棟臣竭力替他設法，周棟臣便自辭去。怎想一連三五天，倒不見回覆，料非財不行，就先送了回萬兩銀子與黃敬綬，道：「略表微意，如他日事情妥了，再行答謝。」果然黃敬綬即在口子爺跟前，替周棟臣先容。次日，就約周棟臣往謁口子爺去。

當下姓周的先打點門封，特備了口口兩銀子，拜了口子爺，認作門生，這都是黃敬綬預早打點的。那口子爺見了周棟臣，少不免勉勵幾句，道是國家用人之際，稍有機會，是必盡力提拔。周棟臣聽了，說了幾句感激的話，辭了出來。次日又往謁黃敬綬，告以願拜謁彌殷升之意，求他轉托口子爺介紹。這事正中口子爺的心意，因防自己獨力難以做得，並合彌殷升之力，料謀一個公使，自沒有不成。因此周棟臣亦備回萬兩，並拜了彌殷升，也結個師生之誼。其餘王公丞相，各有拜謁，不在話下。

這時，周棟臣專候口子爺的消息。怎想經過一月有餘，倒沒甚好音，便與馬竹賓等議再要如何設法。馬竹賓道：「聽說駐美、俄、日三國公使，都有留任消息。惟本年新增多一個駐某國公使差缺，亦自不少。今如此作難，料必口子爺那裡還有些不满意，不如著實托黃敬綬轉致口子爺那裡，求他包放公使，待事妥之後，應酬如何款項，這樣較有把握。」周棟臣聽了，亦以為然，便與黃敬綬面說。果然口子爺故作說多，諸般棘手。周棟臣會意，就說妥放得公使之後，奉還口口萬兩，俱付口子爺送禮打點，以求各處衙門不為阻礙。並訂明發出上諭之後，即行交付，這都是當面言明，料無反覆。自說妥之後，因隨帶入京的銀子，除了各項費用，所存無幾，若一旦放出公使，這口口萬兩如何籌畫？便一面先自回來香港，打算這口口萬兩銀子，好待將來得差，免至臨時無款交付。主意已定，徐向口子爺及黃敬綬辭行，告以回港之意，又復殷殷致意。那口子爺及黃敬綬自然一力擔承，並稱決無誤事。周棟臣便與馬竹賓一同回港。不想馬竹賓在船上沾了感冒，就染起病來，又因這時香港時疫流行，恐防染著，當即回至粵城，竟一病歿了。那馬夫人自然有一番傷感，倒不必說。

單說周棟臣回港之後，滿意一個欽使地位，不難到手，只道籌妥這一筆銀子後，再無別事。不提防劈頭來了一個警報，朝廷因連年國費浩煩，且因賠款又重，又要辦理新政，正在司農仰屋的時候，勢不免裁省經費。不知哪一個與周棟臣前世沒有緣分，竟奏了一本，請裁撤粵海關監督，歸並兩廣總督管理。當時朝廷見有這條路可以省些糜費，就立時允了，立刻發出電諭，飛到廣東那裡。這點消息，別人聽得猶自可，今人到周棟臣耳朵裡，不覺三魂去二，七魄留三，長歎一聲道：「是天喪我也。」家人看了這個情景，正不知他因什麼緣故，要長嗟短歎起來。因為周棟臣雖然是個富紳，外人傳的，或至有五七百萬家當，其實不過三二百萬上下。只憑一個關裡庫書，年中進款，不下二十萬兩，就是交托周乃慈管理，年中還要取回十萬兩的。有這一筆銀子揮霍，好不高興！今一旦將海關監督裁去，便把歷年當作鄧氏銅山的庫書，倒飛到大西洋去了。這時節好不傷感！況且向來奢侈慣了，若進款少了一大宗，如何應得手頭裡的揮霍？又因向日縱多家當，自近年充官場、謀差使，及投拜王爺、口官、口子爺等等門下，已耗去不少。這會煩惱，實非無因，只對家人如何說得出？

正自納悶，忽報徐雨琴來了，周棟臣忙接至裡面坐定。徐雨琴見周棟臣滿面愁容，料想為著這裁撤海關監督的緣故，忙問道：「裁撤海關衙門等事，可是真的？」周棟臣道：「這是諭旨，不是傳聞，哪有不真？」徐雨琴忙把舌頭一伸，徐勉強慰道：「還虧老哥早已有這般大的家當，若是不然，實在吃虧不少。只少西翁失了這個地位，實在可惜了。」周棟臣聽罷，勉強答個「是」，徐問道：「梁兄早田為何這兩天不見到來？」徐雨琴道：「聞他有了病，頗覺沉重。想年老的人，怕不易調理的。」周棟臣聽了，即喚管家駱某進來，先令他派人到梁早田那裡問候。又囑他揮信到省中周乃慈那裡，問問他海關裁撤可有什麼糾葛，並囑乃慈將歷年各項數目，認真設法打點，免露破綻。去後，與徐雨琴再談了一會，然後雨琴辭去。

棟臣隨轉後堂，把裁撤海關衙門的事，對馬氏說了一遍。馬氏道：「我們家當已有，今日便把庫書拋了，也沒甚緊要。況且大人在京時，謀放公使的事，早打點妥了，拚多使口口萬銀子，也做個出使大臣，還不勝過做個庫書的？」周棟臣道：「這話雖是，但目前少了偌大進項，實在可惜。且一個出使大臣，年中僅得公款口萬兩，開銷恐還要缺本呢。」馬氏道：「雖是如此，但將來還可升官，怕不再弄些錢財到手嗎？」周棟臣聽到這裡，暗付任了公使回來，就來得任京官，也沒有錢財可謀的。只馬氏如此說，只得罷了。惟是心上十分煩惱，馬氏如何得知？但棟臣仍自付得任了公使，亦可撐得一時門面，便再一面令馮少伍回省，與周乃慈打點庫書數目。因自從揮信與周乃慈那裡，仍覺不穩，究不如再派一個人幫著料理，較易彌縫。去後，又令駱管家打點預備銀子口口萬兩，好待謀得公使，即行匯進京去。怎奈當時周棟臣雖有殷富之名，且銀行裡雖占三十餘萬元股份，偏又生意不大好，難以移動。今海關衙門又已裁去，亦無從挪取。若把實業變動，實在面上不可看，只得勉強張羅罷了。

是時，周棟臣日在家裡，也沒有出門會客，梁早田又在病中，單是徐雨琴到來談話，略解悶兒。忽一日徐雨琴到來，坐猶未暖，慌忙說道：「不好了！梁早田已是歿了。」說罷不勝歎息，周棟臣亦以失了一個知己朋友，哪不傷感？忽猛然想起與梁早田交手，尚欠自己十萬元銀子。便問雨琴以早田有什麼遺產。徐雨琴早知他用意，便答道：「早田兄連年生意不好，比不得從前，所以家產統通沒有遺下了。」周棟臣道：「古人說得好：『百足之蟲，雖死不僵。』早田向來乾大營生的，未必分毫沒有遺下，足下盡該知得的。」徐雨琴想了想，自付早田更是好友，究竟已歿了，雖厚交也是不中用，倒不可失周棟臣的歡心。正是人情世故，轉面

炎涼。因此答道：「他遺產確是沒有了，港滬兩間船務辦館，又不大好，只是口盛字號系辦鐵器生理，早田兄也占有二萬元股本。那日盛店近來辦了瓊州一個鐵礦，十分起色，所以早田兄所占二萬股本，股價也值得十萬元有餘。除是這一副遺下生理，盡過得去。」周棟臣道：「彼此實不相瞞，因海關衙門裁撤，兄弟的景象，大不像從前。奈早田兄手上還欠我十萬銀子，今他有這般生意，就把來准折，也是本該的。」徐雨琴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早田兄有個姪子，喚做梁佳兆，也管理早田兄身後的事，就叫他到來商酌也好。」

棟臣答了一個「是」，就著人請梁佳兆過來，告以早田欠他十萬銀子之事，先問他有什麼法子償還。梁佳兆聽得，以為棟臣巨富，向與早田有點交情，未必計較這筆款，盡可說些好話，就作了事。便說道：「先叔父歿了，沒有資財遺下，負欠一節，很對不住。且先叔父的家人婦子，向十分寒苦，統望大人念昔日交情罷了。」周棟臣道：「往事我也不說，只近來不如意的事，好生了得，不得不要計及。問他口盛字號生理尚好，就請他名下股份作來准折，你道何如？」梁佳兆見他說到這裡，料然說情不得，便托說要問過先叔父的妻子，方敢應允。周棟臣便許他明天到來回覆。

到了次日，梁佳兆到來，因得了早田妻子的主意，如說不來，就依周棟臣辦法。又欲托徐雨琴代他說情。只是愛富嫌貧，交生忘死，實是世人通病，何況雨琴與周棟臣有這般交情，哪裡肯替梁家說項？便自托故不出。梁佳兆見雨琴不允代說，又見周棟臣執意甚堅，正是無可如何，只得向周棟臣允了，便把口盛字號那梁早田名下的股分，到狀師那裡，把股票換過周棟臣的名字，作為了結。這時，梁早田的口記辦館早已轉頂與別人，便是周棟臣在口記樓上住的第九房姨太，也遷回士丹利街居住。自從辦妥梁早田欠款，周棟臣也覺安樂，以為不至失去十萬銀子，不免感激徐雨琴了。不想這事才妥，省中周乃慈忽又來了一張電報，嚇得周棟臣魂不附體。正是：

人情冷暖交情談，世故口崎變故多。